



淳溪人粹卷之九

碑

○ 信州二堂碑

文甚豐腴詩亦温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特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

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
何即兵金馬募士增障浚湟修戰鬪具按隧隧所通
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如其屬高
志臨付以心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
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潮東軍張甚頃之焚
婺源開化屬以兵徧信知有條引去正月攻山山當
山殘之於是統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
對諸將益嚴出王高二伏勳力締謀也歸嚴以打開
化見館頭以打開山也竹獻以打江山深溝固

日揚兵境上無不可柳家都不為備匪精甲
數甲間志臨以親兵什旗賊曉其後賊果虞三戍之
衆不敢犯二月既入徼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棖
孟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
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技營去追奔
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
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駉訊表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
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

臣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禪贊
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
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
吾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
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
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
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暗見
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紐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

會而巳吾書生也何以兵為異懦請張率為完軀保
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
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
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
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開建北擾管饒則雖
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
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管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
寸進卒夷其窟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
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

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
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進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
二年而銓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
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藪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
但于不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蟻蟻敢仇王師
顧在列孰予往答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

旋師麥秋凶獻刑得第勳策勞孰固吾圍予其汝褒
在列咸啓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
衆為不聞曰此制者吾疆懼紛迺理墜壁迺褒選鋒
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靡擊
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左隣國仰若如川得防
帝曰俞哉唯女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
敢揚王休迺作華屋贈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
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問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玷於墊危

士曰君林維試之仇仇音勒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誦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雲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矣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類

蹙也貌貅萬屯懼朽腹也神寧慈羊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既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筆力老健有遷固風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

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
承
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
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當其歛尤亟永以書抵幕
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
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
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為暴
日雨立霍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盜刺
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近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
縣追還於是府撤其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

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可以
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令八安
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
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
決永更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除
判鄭州燕山之後以永為真路轉運判官郭藥師
邊恤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蔽之非壞目折
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
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充者磔之市無辭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和藥師驚曰何謂也永
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
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
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
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勳吾邊者必此
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
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
皆冰虜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
池墻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食虜至城下睥睨

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撤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倚角永得撤大喜
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敵
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
近晏然居亾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
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瑗脅邦彥
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瑰然孤城居其間虜以
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祖繫

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賫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脩虜攻益急停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唯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擁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吶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雨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醉者良之

城隍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唱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知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諱其言麾之使去

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
人在執紼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
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
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虜去
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
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
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充慕顏魯公為人。喜面
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
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

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人
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
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
虜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踊
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
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
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
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
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
國而在位皆拘繫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
精銳銷喪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
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求以身殉國至勉
其家必死非所謂烈士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
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
霍安國張克戩楊邦又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
不屈無如求者故撥求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求
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見謝公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枚器
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埽門拜
塵奉一日之聘昧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
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
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
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
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勸則

其告之者不驚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
重躋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
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
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
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絕
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
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
並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
也故拙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

東隅

而溫厚之氣漸足以感人

也如清

行地而浸潤之功足以

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歎賢士之
關謂焉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
為榮其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
賤之身莫能與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不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
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
下之理豈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

而至者矣。豈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
牖間半面而終身不惑，豈有等士三年而不察者。此
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
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
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欲是以取閣下之知邪，
然比之二三年而不察者，則為。豈與夫半面之頃者，
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其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
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
於無能之辭，以為贅焉。悚息俟命，不宜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鵠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褚
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橢窠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輶為腥
仙零寶唾

浮溪文粹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叙

詳瞻銘
尤高古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闈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

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縢何有哉顧誠以有
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
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
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爾書褒歎各進官七
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請大夫官其子若親屬
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譏未
足醜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匯公諱 凡王饒
州樂斗人大王 大父溥父翺也業條彙聞家

翺以公故

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

方入京師遊史學必秀山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
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
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
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
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
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五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

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時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無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宮天下

意怕人心黼快然不

悅曰上且謂黼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根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書員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义趣還舊班對便

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
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概如金人掣契
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
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
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
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隲
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
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焉其執勢不得不爾
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

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
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卒不能用
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
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
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
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
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
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
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

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子上而卻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未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貴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九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吞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侵族之禍積中佩公散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

言其不可之壯公具以積中語告請朝泊籌論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籍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鳩鴉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若道經亦曰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美
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後懼不
得肆因讒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恐
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
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疑父子之間
甚有忍義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覽其文
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超人
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年不能舉命其
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

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
見之者把玩無斁爭藏弄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千
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
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
樂平縣嶂嶺原大夫人瑩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
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
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
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有接迹也聞
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

公文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
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淮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
家洎川之士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姁節
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
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追禍兮公踴踴而直前左撓
搶而右窺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
死生於夜旦訟象美魯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侔
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銘學楚辭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
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宗為國子司業者子孫
蟬連繇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
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
宮師傳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
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
軀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叅
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

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者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盖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

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朱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末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 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米厭願少垂省覽以母違祖宗成

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
遠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
必法祖宗彛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
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
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彛憲如此義者
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吉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撓
法則出於內侍之于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
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宋之或後康義乃以御
寶既降持者一
五萬之秩觀此有異於墨

勅斜封之將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
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
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
節旄人所以木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貴其後効比
卒伍背叛至奪御噐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
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
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
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
相力主彥文
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

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修歎事以應天者未至此逆

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思倖欽怨絕陷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率實而四方不以為信恣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卑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孰思審度得無一三類臣言著望叅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著旬日封章屢上上稱

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百將大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源焚室廬從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特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正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北出罷植神

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天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沿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趨其之任使遠近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

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而劉班為
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
宰執璽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
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侍
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毫
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
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
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

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
人一子曰琪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
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
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琪奉公葬平江吳
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罷圖閣學士藻
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
獻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
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

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
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與其後獨紹乃風造滕衮衮
略無隱秉言聽諫行帝旌罷躬遂叅兵柄頗牧禁中
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與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
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
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鈎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
悉隨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從齋志以沒既
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閥閥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
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
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
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

淳熙文粹 卷之十一
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自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祗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閩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從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通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

皇考乍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見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存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叅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

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
守雖疆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
檄公攝承公發伏摘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視
氣天長人治更以收間于外難歸里中里中事有不
能次者悉從公折入城里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
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十獨與公鈞禮改蘇州
錄事叅軍復下內林免喪悞太原府大各令白誅徒
鄉而還為民安者一人於楚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
在吏部選
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大

交天大驚曰是福清傳承為吾兄所知者邪率郡
右交薦其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
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
晉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
之辱今頃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堂
任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聞門
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
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
博士公長禮學自袖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

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盛天為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論墨非所急請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叅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

後官者四而

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

語沒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陟直秘閣進尚書司對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以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當國以兄弟於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已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馱衆望如抃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

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
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
安靜日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橐雖
得而然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
准等福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
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張竊歎曰禍其始此未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不甚 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未補
許懇祈君臣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德

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

疾易衣然坐而

卒年六十一實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
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
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
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
閤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下入膏中視進退
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人若
夫先見如着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
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

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沒
卹典不加焉公之塋在今常州宜興縣善奉山之原
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
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
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
轉運判官與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詒度今為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
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右活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兵部

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王文直哉惟清
世無可媿以道死生晚登上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
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
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
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
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
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

汪溪文粹 卷之十一
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
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諛
議大夫鄭穀曰衛膚敏至矣公是上泣上亦位口鄉
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書有
請不以時對公頽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
維揚非駐蹕也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正居宜
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北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
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 蹕至臨安升尚書刑部
侍郎 拜聞明受之變慟 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

不聽乙輿醫秀州按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紱
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
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為上眷
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
學上舍主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
瞻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傅士越數年同年坐王俊
又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徽宗曰
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
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

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来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来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辭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母行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哂臣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如虜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書徽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

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

好不

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相之旬潛卒易爾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虜酋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繇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起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馬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

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運挫虜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迂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餼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

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喜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蓋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俾濟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火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

赦復保遷軍承宣使緣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稅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二比皆朝奉春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妣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

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朝封還之風來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崿公為人

形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善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友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後據精詳切中其忌諱指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下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其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德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

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銘曰自古臣主鮮違亟乖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藎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與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男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興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詔無窮曰宋遺真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豕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巳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叅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墓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疆也知邢州任縣坐

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承掾號羨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請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光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陟堵至畫像偶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

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齊既去父老指防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矛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畜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柰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

能秋毫欺也。雖遠矣，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母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廷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判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

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其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塋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梏之
志則起之杼山窳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文集卷之十一

